

宋黄庭坚《青原山诗刻》研究

赖起凤 罗 明

提要：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黄庭坚谒游青原山并为友人周寿作《次韵周元翁同曹游青原山寺长韵》一诗，亦称《青原山诗》。该诗的刻石过程较为曲折，历经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首刻、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再刻、清康熙二年(1663)补刻三个阶段。后世学者普遍批评《青原山诗刻》“失真”，并将之归因于“石顽工拙”。今庐陵境内所存之黄庭坚书法遗迹《登快阁》诗碑、《御制戒石铭》与《青原山诗刻》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情状及命运。前者诗碑、拓片均不存，后者实为托名书，然而人们依然视之为黄书真迹加以崇仰。《青原山诗刻》是黄庭坚书法迈向成熟过程中的过渡性、探索性书作，也是关于庐陵地域文化、黄庭坚诗歌与书法文化的独特文献。

关键词：黄庭坚，青原山，青原山诗刻，庐陵

宋元丰四年(1081)，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宁人，来宰太和(今江西泰和)，任时三年。他虽遭贬谪，却性情旷达，暇日往往探奇幽，悠然自嬉于尘埃之外，寄情快阁，听泉观山，赋诗题咏，皆其一时陶情寄兴之所及。作为声名卓著的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曾在泰和任上留下了不少诗词翰墨。人们崇敬黄庭坚，欲令传之久远，总将墨痕纸迹付诸贞石。尽管如此，经过岁月的无情汰选，庐陵境内黄庭坚书法刻石鲜有留存，其中《青原山诗刻》是保存较为完整且有文献可稽的唯一北宋刻石真迹。本文循沿《青原山诗刻》之刊石原委论及后世学者对该诗刻之褒贬，进而比较《青原山诗刻》与庐陵境内历史所载

其余两通黄庭坚书法遗迹，即《登快阁》诗碑、《御制戒石铭》之命运，透视《青原山诗刻》之书法艺术特色及其文化内涵。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探讨，希望能为当代文化背景下的庐陵文化研究、黄庭坚诗歌与书法的传播助力添翼。

一、《青原山诗刻》刊石之原委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时任太和县令的黄庭坚，谒游青原山，为友人周寿(宋理学家周敦颐之子，原字季老，后改元翁)作《次韵周元翁同曹游青原山寺长韵》一诗，亦称《青原山诗》《七祖山诗》《次韵周法曹游青原山寺》《题青原山净居寺》等，诗^{〔1〕}曰：

市声故在耳，一原谢尘埃。
乳窦响钟磬，翠峰丽昭回。
俯看行磨蚁，车马度城隈。
水犹曹溪味，山自思公开。
浮图涌金碧，广厦构瑰材。
蝉蜕三百年，至今猿鸟哀。
祖印平如水，有句非险崖。
心花照十方，初不落梯阶。
我行暝托宿，夜雨滴华榭。
残僧四五辈，法筵叹尘埋。
石头麟一角，道价直九垓。
庐陵米贵贱，传与后人猜。
晓跻上方上，秋膳乱葇荑。
莲子委箭镞，葵花仄金杯。
寒藤上老木，龙蛇委筋骸。
鲁公大字石，笔势欲崩摧。

德人曩来游，颇有嘉客陪。
 忆当拥旌旗，千骑相排逐。
 且复歌舞随，丝竹写烦哇。
 事如飞鸿去，名与南斗偕。
 松竹吟高丘，何时更能来。
 回首翠微合，于役王事催。
 猿鹤一日雅，重来尚徘徊。

此诗后来得刻于石，且刻石过程颇费周折。诗刻之始未因有黄庭坚外甥洪炎跋及清代施闰章补刻之跋叙述颇详，为书林中人所熟知并广为传布：

元丰六年，鲁直为泰和令，谒郡游青原山，为其友周寿作诗。后九年，海昏王君得其字刻之，当送之祖山，未行而鲁直以太史得罪，诗遂留王氏。及太史谪还，或以王君石上墨本饰僧壁，郡守程侯章、监郡章候清悦好焉，于是诗再勒石，视作诗盖十有八年。寿，字元翁，九江人。募石刻者，僧居月。建中靖国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昌洪炎题，彭城刘珂书。

按鲁直书凡八板，前七板皆真迹，后幅独劣，非山谷笔，或当时偶遗数行，续以他手，遂非全璧。余搜山谷他墨迹补之，又集名书写洪跋，重刻此石，庶无憾云。癸卯冬，宣城施闰章识（以上二跋并刻第八石之后）。〔2〕

由上述两则跋文结合黄庭坚生平得知，黄诗刻石历经三番曲折：哲宗元祐七年（1092）海昏王君（王子骏）因黄庭坚以太史得罪，刻送未成，刻石究竟如何，去向不明，诗刻留王氏，惜此拓本已珍稀难觅〔3〕（如图1）。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郡守程氏得原刻石墨拓再次勒石于八石之上；清康熙二年（1663）施闰章重刻第八石，原第八石废弃不用且不知所终。无论如何，黄氏《青原山诗刻》有七方碑属北宋刻石。庐陵境内所存书法遗迹以明清刻石居多，这是不多见的宋代书法刻石，因而弥足珍贵。由于历史原因，建中靖国元年翻刻的《青原山诗刻》今仅存六块碑石，现嵌于江西吉安市青原山静居寺内之寺壁（如图2）。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分别藏有刻石拓本（如图3、图4）。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早期拓本〔4〕，大行楷书，原刻凡38行398字，分拓为八纸，前七纸均纵104厘米、横60厘米，第八纸纵105厘米、横50厘米，残存242字。上海图书馆所藏拓本帖芯纵26.2厘米，横13.2厘米，计112页。因年代久远，且疏于保护，石面已漫漶迷离，拓时碑书已漫漶难辨，仅存242字。后世学者普遍认为，综观刻石书迹，行笔稳健，结体严谨，



图1 黄庭坚《青原山诗》元祐刻本选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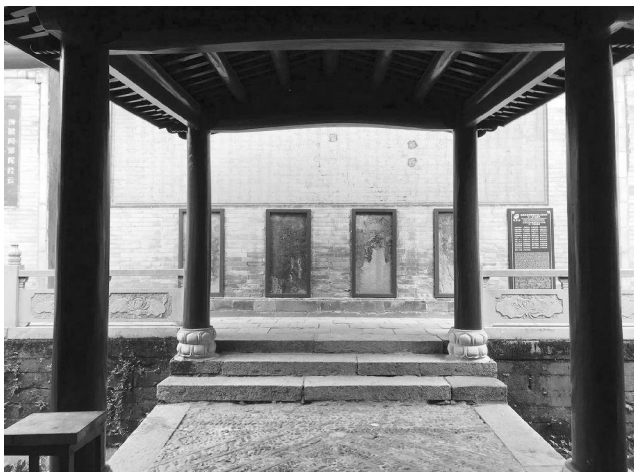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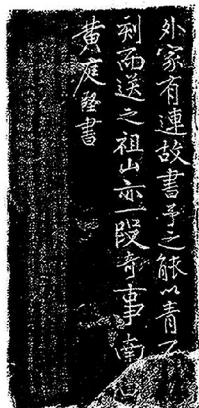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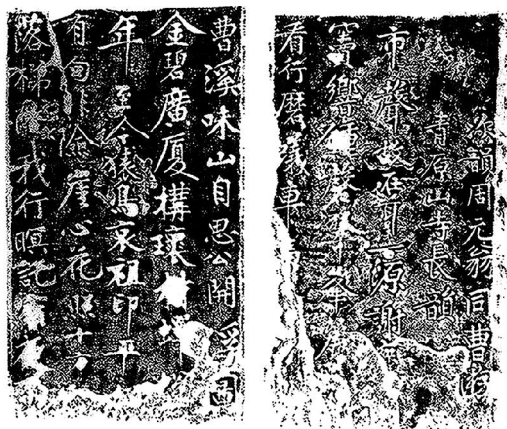


图2 建中靖国元年《青原山诗刻》原刻石



字势峭拔，纵横开阖，深得《瘞鹤铭》神髓，具碑刻金石之气，与黄书墨迹异趣。

二、后世学者对《青原山诗刻》之态度

2002年12月5日，高立人组织人员对《青原山诗刻》进行捶拓，将刻石立碑时间、碑石质地、碑石尺寸、存放地点、捶拓时间等基本信息与《青原山诗》诗文内容一并录入《庐陵古碑录》。因为本次文物整理活动重在庐陵历史文化遗存文字资料的客观发掘、搜集与整理，故而拓片未录，更未曾言及黄书风格、石刻情状等问题。我们无从获知更多的研究态度及成果，甚为遗憾。



图3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青原山诗刻》清代拓片

图4 上海图书馆藏《青原山诗》建中靖国刻本选刊



清代翁方纲与宋莘获拓《青原山诗刻》后,都表现得很兴奋,满怀豪情地赋长诗以纪。翁方纲《拓得青原黄诗次韵题后》^[5],诗云:

笏斋借公名,洗我研席埃。
果得祖山字,咫尺龙鸾回。
青原唐建刹,枕带贡水隈。
庐陵官下记,想象图经开。
景龙到开元,付法阅伟材。
寻思洗钵处,仿佛良岑哀。
奇笔三百年,虹光亘苍崖。
直接平原劲,中间无级阶。
绀宇撑江山,赖此栋与榱。
洪家外甥题,一气无湮埋。
手腕挥千尺,声名震八垓。
何伤后文补,真意费神猜。
望古缅前游,忠孝植根荄。
况有濂溪嗣,时共春笋杯。
青天印沙鸟,倚壁忘形骸。
琅琊别驾楷,万古无倾摧。
未及思禅师,麟角得追陪。
空江静百籁,钟鼓不喧豗。
相答猿鹤音,九奏除繁哇。
霜浓紫翠中,许我撷秀偕。
岂敢拟昔贤,于役王事来。
急摹龙爪书,涂研雷雨催。
贾勇觅颜迹,濡素休徘徊。
(《复初斋诗集》卷三十五)

诗题之后翁方纲以“凡八石,末一石近日宣城施愚山补刻”句特别强调施闰章补刻之事,也难怪他有“何伤后文补,真意费神猜”之叹。宋莘《偶得黄鲁直游青原山寺诗石刻后有施愚山跋同愚谷次韵》^[6]云:

雪霁天宇肃,南荣绝纤埃。
俯摘菜甲嫩,仰睇斗柄回。
适得涪翁碑,远自青原隈。
冲襟有深契,悬玩耳目开。
太史玉局亚,旷代称瑰材。
迁谪被党祸,所遇良足哀。
结伴游宝坊,振笔题荒崖。
高风留至今,攀附无梯阶。
遗碑嵌崖壁,千年覆华榱。
好事宛陵叟,殷勤涂尘埋。
磨墨拓万本,泛览遍九垓。

呜呼此词翰,下士恒嫌猜。
繁余晚笃嗜,披寻到根荄。
寒夜集胜友,法鉴倾深杯。
官样脱已尽,狂叫忘形骸。
缅当挥洒时,气将礲壑摧。
宜与颜平原,名山相追陪。
我辈今且乐,鼓角消喧豗。
发扬西江派,眼底驱淫哇。
须知元和脚,翻与钟张偕。
卷持入宫囊,西陂归去来。
对作骆驼坐,吟同轳轳催。
漏残缺月上,庭鹤双徘徊。

(《西陂类稿》卷十)

他们对黄书怀有崇敬,也对补文重刻而致失真意有所质疑与诟病。施闰章补刻之前或之后,对于刻工、石质引起碑拓在气度风神上略逊于黄氏佳构的情状,学者多有微词:

右碑遣笔俊伟,惜刻手不佳,有失真处,然风神故在。余常谓涪翁二诗,如后首《钓鱼台》云:“笋蕨林塘晚丝缙,岁月除绰有唐意。”但以前篇观之,则用韵既险,而说理又晦率,多牵强短凑,欲令人以意解之,此所以谓江西派也。^[7]

山谷《登七祖山次周元翁韵诗》,其书本得意笔,而为再刻,故且石顽而工拙,所用峭侧取老取媚意殆尽,其仅存者,偃蹇桀骜之态耳。诗亦颇自负得意语,而类若为拙工顽石所侵者,何也?人若不自知,何缘复寄王子骏。^[8]

此字大,几可四寸,甚易刻,乃不能得其笔意,信哉,石顽而工拙也。鲁直诗自是别传,司寇亦无庸饶舌。^[9]

八石气嶙峋,犹遭再琢磨。洪题虽附记,施补惜非真。好事鸣琴宰,怜予响拓亲。恍因重市石,一发挽千钧。(第八石是施愚山集补,庐陵令范迈亭欲予重摹金石别刻一本也)(《复初斋诗集》卷三十七)^[10]

他们似乎特别较真于刻石的“失真”问题,甚至把问题扩大化,乃至不仅是第八石,仿佛所有刻石都失真,并不约而同地将失真归之于“石顽工拙”。不但刻石失真,有时殃及《青原山诗》、黄庭坚江西诗派等同遭贬损。持此态度者,以时盛泰为最。“用峭侧取老取媚意”“得其笔意”是学者们在乎的。为此,庐陵令范迈亭欲翁方纲重摹金石别刻一本,以端石劣及施闰章集补之弊。是否重摹别刻,已不得而知,也无

关紧要了。若是依前例规摹补刻，即使工巧石佳，毕竟照拓本摹刻，更兼集录，未必真能不失黄书笔意。不过，这又从另一面说明人们对《青原山诗刻》的关注程度，对它的礼赞。

三、《青原山诗刻》与文献所载另两通庐陵境内山谷书法刻石之命运比较

除了《青原山诗刻》，黄庭坚任职泰和期间，在庐陵境内留下的书法遗迹中较有影响的是《登快阁》诗碑与《御制戒石铭》碑。但令我们不安的是，这三通黄庭坚书法碑刻遗迹的命运存在巨大差别。

黄庭坚泰和任上书写刊刻过《戒石铭》^[11]。或许正是这一点，水赉佑在《黄庭坚伪迹考叙》一文附“黄

庭坚编外真迹目录”将拓片《戒石铭》列为真迹^[12]。但快阁时兴时废时废时兴，黄书《戒石铭》真迹拓片早已不存。南宋后《御制戒石铭》多是高宗托名书。其实现存泰和县博物馆的《御制戒石铭》由清光绪时期泰和县丞陈凤翔刊石置壁，乃陈凤翔从道州（今湖南永州）得拓本摹拓上石。道州本《戒石铭》是宋高宗赵构一手仿山谷体而托名黄庭坚的书作。明明书后高宗自己的“天下一人”手押俱在，偏说“近得黄庭坚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谓“可令摹勒庭坚所书，颁降天下”。这是明显以文化传播为目的的托名书^[13]。然而，后世学者对此讳莫如深，较少究其真伪，更无所谓字迹是否“得其笔意”。

至于《登快阁》诗碑，其命运更迥异于《青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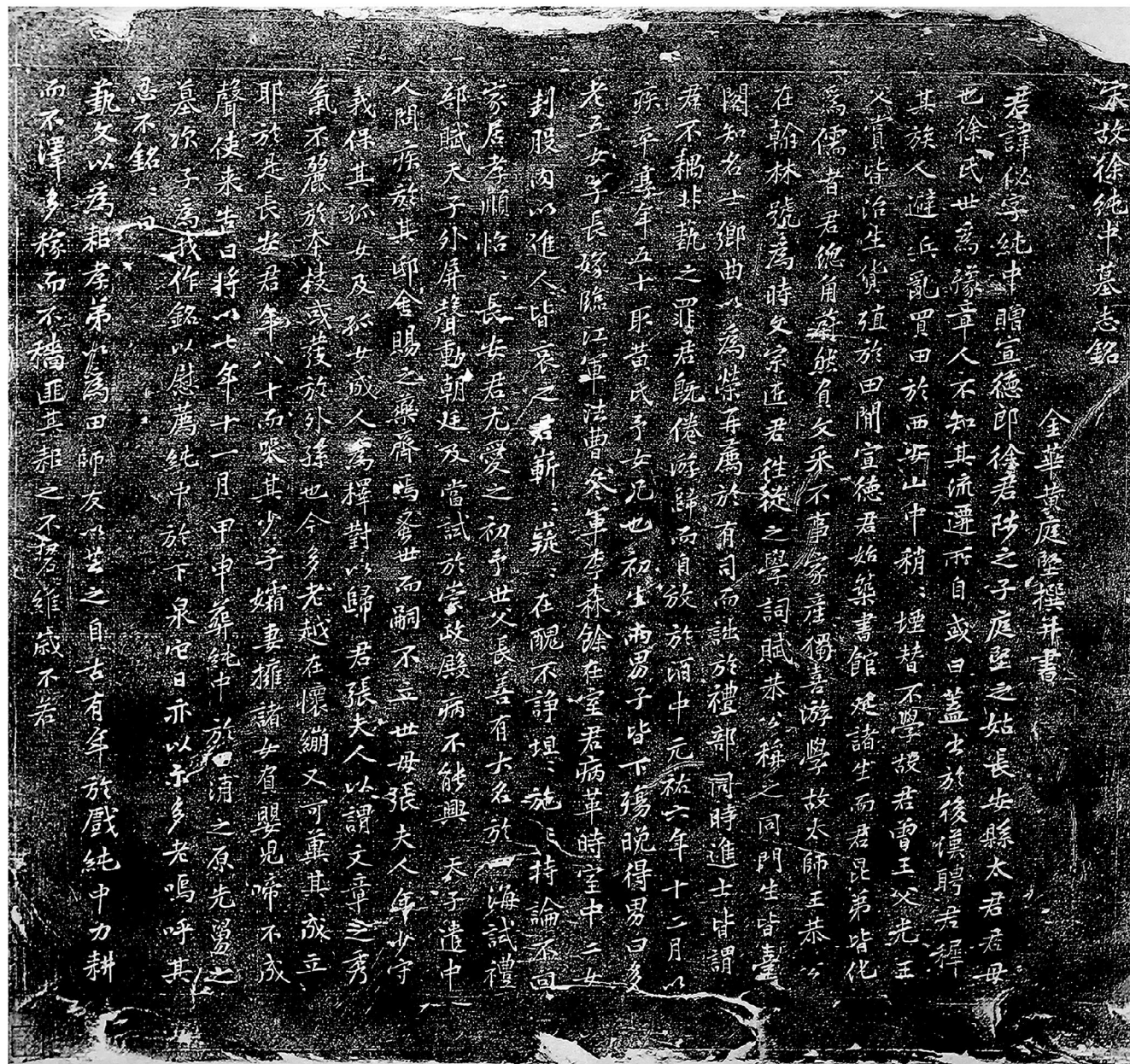


图5 《徐纯中墓志铭》拓片

山诗刻》《御制戒石铭》。其真迹拓片既不能保存至今，更无法如前者一般化身千万，评鹭如潮。

黄庭坚以元丰间宰太和，作《登快阁》诗后，刻碑立石于快阁。后百余年，碑石墨迹已不存。长乐卓洵为太和县令，于邑士严龟鹤处得真本，命工摹刻于快阁。南宋杨万里有诗《之官五羊，过太和县登快阁，观山谷石刻，赋两绝句呈知县李绅公垂、主簿赵蕃昌父》^[14]云：

阁中陈迹故依然，欲问风流已百年。
南岸一峰东一塔，自言曾试老诗仙。
庐陵山水说西昌，天遣金华印此邦。
诗本道他将取去，如何遗下一澄江。

由诗题可知，杨万里登快阁时，快阁内《登快阁》诗刻、《御制戒石铭》碑等山谷石刻俱存，可供游览者扞壁观赏。后来卓洵重刻山谷《登快阁》诗，并将拓本寄予退休家居的杨万里，为此杨万里作《题太和宰卓士真寄新刻山谷快阁诗真迹》^[15]二首，诗云：

快阁江鸥远避人，西昌山月暗吹尘。
百年卓茂传诗印，印出风光色色新。
太史留题快阁诗，旧碑未必是真题。
六丁搜出严家墨，白日青天横紫霓。

道光四年（1782）《泰和县志》录此二首诗，且加按语云：“此二截句载《诚斋诗集》，按旧碑云云，则《快阁诗》有二石刻本，今皆无存，殊可惋惜。”^[16]杨万里在诗中感慨百余年前山谷题诗刻石久已泯灭不存，赞扬百年之后卓洵新刻山谷诗碑令快阁增色生辉的雅举。“旧碑未必是真题”句颇耐人寻味。莫非先前供人们观览之诗碑只是以山谷真迹名义而刊的权宜之物，直到卓士真得严氏所藏真拓后重新翻刻置于阁中，方还其真魂？在没有翻刻之前的漫长时间里，人们愿意视此权宜之物为真迹以观赏、体认快阁风景。这一点，笔者深深认同对快阁有独到研究的学者范金晶的观点，此时《快阁诗碑》的“物质痕迹只是文化心理空间的承载物，它本身的物质性被忽略，只是起到唤起人们心理空间的作用”。^[17]

时至光绪壬午，卓士真重刻的《快阁诗》也遭毁。陈凤翔《御制戒石铭》跋云：“快阁旧有山谷诗碑，宋泰和宰卓士真所重刻，兵燹后，此碑遂毁，亦一缺憾。光绪壬午，余丞此县，适邑人重修快阁，乃倩孙君籽园仿录一通，刊之楼壁。后得道州黄书《戒石铭》石刻本，复为钩抚勒石。俾官斯土者，有所观感，未始无补，岂徒为快阁增一故实已哉！澄海陈凤翔并记。”^[18]

后人对黄书《登快阁》诗碑具体而微的描述不多，明代时盛泰的描状算是具有代表性的，跋《宋黄鲁直行书快阁诗》云：“右笔纤长，在《食观》帙上，《马卷》跋之下（《苍润轩碑跋》）”^[19]，如此而已。

遥想快阁因黄庭坚《登快阁》诗而闻名天下，黄庭坚之后的快阁书写中，次韵《登快阁》与隐括《登快阁》之诗甚多，诗人们热衷于凝固黄庭坚塑造下的快阁风景，而对《登快阁》诗碑及其拓片的关心远远不够。《登快阁》脍炙人口，诗碑不存，识者无据，评价甚是寥寥；《青原山诗》五言古风长诗，诗风险奥晦涩，诗刻原石及其墨拓均存，识者众说纷纭，褒贬有别。同是诗刻，《登快阁》诗碑与《青原山诗刻》形成如此明显的反差，发人深思。

四、《青原山诗刻》之书法艺术特色及其地域文化内涵

《青原山诗刻》书于元祐七年（1092），作于同一年的还有《蒲远犹墓志》《徐纯中墓志铭》等。它们均作于修水，行楷，大小有异，结字风格上尚未成熟（如图5）。

众所周知，黄庭坚成熟时期的行楷书具有典型的“战笔”特征。《青原山诗刻》因为是拓本，加之岁月侵蚀，字口漫漶，当然无法核其“战笔”。但我们可以从他的早期大字行楷书墨迹《华严疏卷》中窥知一二。《华严疏卷》书于元祐初（1086），书中不时出现过细过长的点画，然而书写较自然，不作过分的修饰（如图6）。

清光绪间睫庵裴景福（1854—1924）跋黄庭坚书于元丰七年（1084）的《发愿文卷》云：“涪翁此卷脱胎鲁公，复参用铜甬篆之法，《瘞鹤铭》之势，使转纵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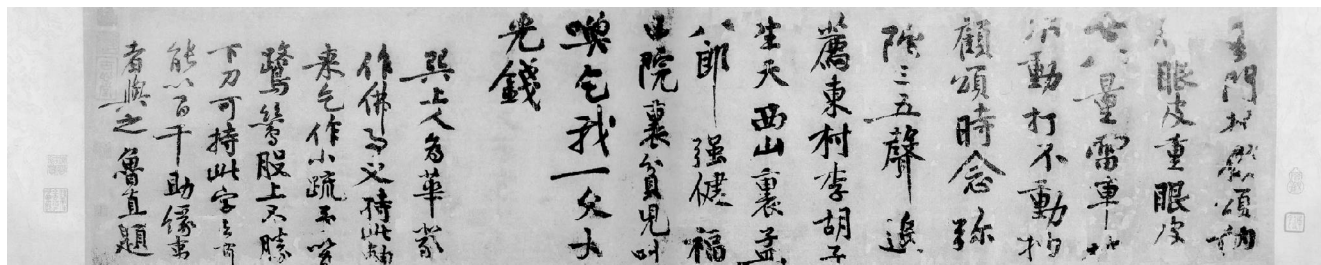


图6 《华严疏卷》湖色花绫本墨迹

一归纯正。”^[20] 笔者以为，这中肯的评价也同样适合于《青原山诗刻》。此间黄庭坚正处于其书法的探索时期，但已基本确定取法于颜真卿与《瘞鹤铭》的师承方向。书于元祐二年（1087）的《水头铭》一派颜书风貌。今观《青原山诗刻》拓片，笔法较为平实，颜书结字风格明显。有些字的间架结构生拙，稳重、谨严程度均大不如元祐末、绍圣初所书的作品。风格成熟后作品中开张伸展、纵横斜逸的线条特征却已初现端倪。黄庭坚的诗书才华在《青原山诗刻》中展露无遗，总体上雍容儒雅。

因为黄庭坚在诗歌、书法等领域卓越的历史地位，后人不自觉地多以黄庭坚书法成熟时期的面貌与标准衡量他的一切作品，以为《青原山诗刻》“遣笔峻伟”“本得意笔”，却为石顽工拙所侵。其实不必为尊者讳。即使黄庭坚本人，对于自己早期的书法也并不满意。他清醒地回顾自己的学书历程，常对元祐间的作品进行反省甚至否定，以为自己元祐间书笔意痴钝，用笔多有不到。甚至在被贬移戎州时，他也发出感慨说：“见旧书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字差可耳。”^[21]这其中当然不无谦虚的成分在，兼有黄庭坚中肯而冷静的自我认识。

可以说，《青原山诗刻》是黄庭坚行楷书走向成熟过程中具有过渡性、探索性的代表作。它是我们把握黄庭坚书法学习历程的重要资料，弥足珍贵。

黄庭坚在《青原山诗》后有一长跋，叙述作诗、书诗、刻诗过程。跋文云：

予曩时上七祖山，极爱其山川，故为予友元翁作此诗。又出上方之南，得古钓台，嘉遁世不见其辉者，元翁亦请予赋诗，诗曰：“避世一丘壑，似渔非世渔。独寻嘉橘颂，不遗子公书。筍蕨林塘晚，丝缙岁月除。安知冶容子，红袖泣前鱼。”元翁曰：“青原遗迹但有颜公大字，当并刻此二诗，使来者得观焉。”其后各解官去，不果刻。海昏王子骏以生绢来乞书。子骏与余外家有连，故书予之。能以青石板刻而送之祖山，亦一段奇事。南昌黄庭坚书。^[22]

黄庭坚刊刻自己与周元翁游青原山而作的唱和诗，并倩人将青石板质书法刻石送付七祖山立碑，这种刻石现象，实则应归为自刻，其过程可谓一波三折。黄庭坚授意王子骏付书就石的雅举为青原山乃至庐陵文化添一翰墨故实。

历代文人士大夫游览山川名胜，耳濡韵事风流，目击山水胜景，感兴流连，乘兴吟咏，赋景纪事，赞叹抒怀，留下许多佳作。这些诗文歌赋中，部分有幸立碑

刻石而传之久远，为当地或外人铭记传颂。黄庭坚《青原山诗》及其刻石无疑成为庐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庐陵大地交相辉映。它们推动了历代人际关系的互动，使关心庐陵文化的人参与其中。

《青原山诗刻》是中国古代浩瀚的石刻文献中的珍品。它保存了黄庭坚的诗歌与书法遗产。透过这一文献视窗，我们获得对生于斯、长于斯、官于斯的先贤的文化活动、精神追求以及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体认与领悟。

注释：

[1][宋]黄庭坚：《次韵周法曹游青原山寺》，《黄庭坚全集》外集卷第三，刘琳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36页。该诗在刻石、《外集诗注》、四库本中有部分文字出入。

[2][清]陆耀遹：《黄鲁直青原山诗》，[清]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六，清嘉庆十年（1805）刊本。

[3]江西修水县图书馆有1924年上海文明书局影印《黄山谷七祖山题诗》上、下两册，此本拓片字画精妙传神，与通常所见诸拓本大异其趣。黄君以为是元祐七年永修刻石的一份早期拓本。见黄君：《青原山诗》的两种刻石及其拓本》，《山谷书法钩沉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6页。

[4]《翰墨瑰宝·上海图书馆藏珍本碑帖丛刊·黄庭坚青原山诗刻石》（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5][清]翁方纲：《拓得青原黄诗次韵题后》，黄君主编，《黄庭坚书法全集》，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654页。

[6][清]宋萃：《偶得黄鲁直游青原山寺诗石刻后有施愚山跋同愚谷次韵》，黄君主编，《黄庭坚书法全集》，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649页。

[7][明]时盛泰：《苍润轩碑跋》，风雨楼秘笈留真本。

[8][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六，明万历世经堂刊本。

[9][明]孙矿：《书画跋跋》卷二，清乾隆五年（1740）刊本。

[10][清]翁方纲：《黄诗石刻》，黄君主编，《黄庭坚书法全集》，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655页。

[11]水赉佑：《黄庭坚年表》，《中国书法全集35·黄庭坚》，刘正成主编，荣宝斋出版社，2001年，第486页。



〔12〕水赉佑：《黄庭坚伪迹考叙》，《中国书法全集 35·黄庭坚》，刘正成主编，荣宝斋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13〕黄君：《千年史书第一家——黄庭坚书法评传》，黄君主编，《黄庭坚书法全集》，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300页。

〔14〕〔宋〕杨万里：《之官五羊，过太和县登快阁，观山谷石刻，赋两绝句呈知县李绅公垂、主簿赵蕃昌父》，黄君主编，《黄庭坚书法全集》，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603页。

〔15〕〔宋〕杨万里：《杨万里集笺校》，辛更儒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2057页。

〔16〕载《泰和县志》道光四年刊本，浙江省图书馆藏，卷四十一，第32页。

〔17〕范金晶：《地域景观的塑造：黄庭坚影响下的快阁书写》，《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第102页。

〔18〕释文参照高立人主编《庐陵古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页。比对原石跋文，释文有数处讹误，误“真”为“贞”，误“亦”为“实”。卓士真，名洵，福建长乐人，庆元（1195-1201）间以朝奉郎知泰和县。碑中“真”下部残缺漫漶，常误

识为“直”字，又“真”“贞”同音，故转误为“贞”字。依清道光四年版《泰和县志》卷四十一所载杨万里《题泰和宰卓士真新刻山谷快阁诗真迹二首》诗题，本文特更正之。

〔19〕〔明〕时盛泰：《宋黄鲁直行书 快阁诗》，黄君主编，《黄庭坚书法全集》，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631页。

〔20〕黄君主编，《黄庭坚书法全集》，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21〕〔宋〕黄庭坚：《书右军文赋后》，《艺文丛刊·山谷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56页。

〔22〕〔宋〕黄庭坚：《书次韵周元翁游青原山寺后》，《黄庭坚全集》别集卷第八，刘琳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42-1643页。刻石跋文、陆耀通《金石续编》（见清陆耀通《金石续编》，清嘉庆十年刊本）与此文有所出入。

项目基金：江西省吉安市2020年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庐陵地区所存黄庭坚书法遗迹及其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编号：20GHC302）。

（作者单位：赖起凤，江西井冈山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罗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文化馆）

本刊此次推出的合订本系《青少年书法》杂志2019年全年合集，青年版与少年版各分上、下册。合订本为合本精装，仿革烫金封面，便于阅读与收藏。现面向读者限量推出，少年版定价200元，青年版定价220元，青年版+少年版整套定价380元，均快递包邮。有意者请扫描右侧二维码，添加微信咨询。



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咨询购书

